

78
012810

顏 元 (傳記試作之一)

商 鴻 達

中法月刊九卷五期抽印本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顏 元 (傳記試作之一)

商 鴻 達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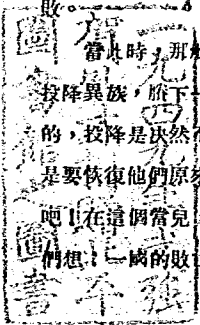
朱元璋以匹夫起兵，打走了蒙兀兒，重新恢復漢族天下，傳了十



幾代，由檢，國勢大壞，西邊的一羣流寇殺人放火，鬧了有十幾年，慢慢的就鬧到京城，把由檢逼的自縊而死；東邊的滿洲兵便趁火打槍的進了關，趕走流寇坐了皇帝。雖然到後來朱家的一班臣僕在

唐力又傳傳傳奉了幾個朱家的後人，活動了一個時期，亦都終歸於失

敗。



當此時，那般年老的士大夫，有氣節的多殉國了，沒羞恥的，便投降異族，留下一班壯年知識份子，他們多是參加扮演過這齣亡國劇的，投降是決然不肯，自盡又覺得這不是辦法，當然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要恢復他們原來的國家，但這談何容易？——沒辦法，就只好讀書吧！在這個當兒，他們痛定思痛，不由得便追究起亡國的原因來。他們想：一國的敗亡自然由於政治的腐敗，軍事的廢弛，但這只是外

教；內德自還有它的主因存在，主因是什麼呢？就是：

思想學術的走入歧途！

因為思想學術一錯誤，便可把可造就的人才領入邪途，成了無用的人。國家沒有可用的人，一旦遇急便不救了。

* * * *

原來自從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歷漢迄唐，朝野風靡，無形中把中國本有的文化給侵佔，人人都想學做菩薩，不管什麼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了。有那熱心中國文化的士大夫，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十分擔憂，就想把古代先王之道搬出作抵抗，這以後慢慢便產生了所謂「理學」。理就是道理，就是借用中國道理來抵抗外國道理。不過中國古來所傳的都是些禮樂行政的勾當，沒有什麼玄妙深奧的道理，結果一班理學家打的旗幟雖是宣揚儒道，闢斥佛說，但談起道理來，不知不覺間，依然是襲承了佛產，這就叫：原為驅賊去，反而招盜來。——這些都是理學的來源，且不必細講。單說其中有一最偉大的人物，名喚朱熹，他談理學有兩句口號是：

居敬窮理，格物致知。

他的意思是：「欲致吾之知」就必須「即物而窮其理」。他解釋說：「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話乍聽來覺得是很具有科學精神的，但他却沒有科學方法去做。他只會叫人多讀書，他以為書若讀多了便能通，一通則理便能窮，知遂可致。同時學者中也有些反對他的學說的，最著名的有陸九淵，他的主張是「直見本心」，說「心即理」，求知不必一定要全仗讀書，只要「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這與朱熹的說法正相反了。這以後理學遂有了朱陸兩個派別。

從南宋到明中葉，這個時期中，朱學比陸學盛。到了正德年間，

有王守仁出，他的學說淵源於陸九淵，他更能發揮光大之，由本心說，另又舉發出「良知」說。他道：「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靈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他認定了良知為一切動作的準則，致知功夫也就要憑着這個，故他有口號曰「致良知」。他反對「格物致知」，他說：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下）因為要在「身心上做」所以他又有「知行合一」之說。

王的學說在明朝勢力最大，幾乎籠罩了整個思想界。後來人們就把他同陸九淵合起稱陸王；另外，因朱熹論學同程頤很相近，也合起稱程朱，從此理學便造成了一個對峙局面。

* * * *

明朝自中葉以後，國勢漸漸趨於衰弱，在這個時期中。正是王守仁的學說掩襲一切最盛的時期。他們經一再的傳授，裏面形成了左右派，左派的人在行動上一向是不大檢點的，因此就要招惹到一般正人君子們的反感。等到明朝一亡，人們想來想去，覺得國家的亡是由於這般王學派的人鬧成的，於是，在亡國的悲痛情緒下，對他們懷恨起來，仇視起來。這時，社會上充滿了攻王的空氣，似乎是不罵上王陽明幾句不算時髦，不得痛快！

王陽明不對了，可是誰對呢？看來朱熹比較實在些，於是就來「捧朱」。當時滿洲皇帝也看着朱熹好，也來捧，一班揣摩風氣的朝臣，就不用提了；就是那本來是王學派的人物，這時也多來想法調和程朱陸王以圖補救；攻證學所推為開山大師的顧炎武，他是講「經世致用」的，在這時他也捐款修葺朱子祠堂。

在這「攻王捧朱」的濃厚空氣裏，沒想到北方的一個偏僻小縣——博野，出了一人，此人姓顏，名元，號習齋，是一個農夫兼鄉學

究。他看出陸王固是買空賣空，要不得；程朱的冒充字號買賣假貨，更是不能要，因為他賣給了人家假東西使用，害處較陸王的空生意還要大。

他用了大無畏的精神，毫不客氣的把這些假東西全給指出。不管程朱，不管陸王，一齊推翻，並且進一步的連漢唐的學術也都否認，他覺得真正的學術，只有：

周孔的三事三物六府四教

傍的全是假的，全沒有用。經他這麼一來，兩千年來的思想學術一齊給推了一個大仰跌。從此以後便再不能像從前那樣尊嚴的端坐在那兒了！

二

(一)

距今三百〇一年（一六三五——一九三六）前，為明崇禎八年，這年三月十三日卯時，顏元生：生時「適園從井，因乳名閩兒」。

這時他不姓顏，姓朱，因為他的父親從小就賣給了朱家作後。朱家是蠡縣劉村人，朱翁——顏元的義祖父，名九祚，號盛軒，在清順治初年做過幾兩兵備道的巡捕官，算是一個軍人。顏元的父親原是博野縣楊村人，為人很勇武，很誠實。顏元在父顏長翁事蹟上說：

「翁名親……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稱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唇微短，語艱如也。好種樹，所種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棒椎也慢根」，幼為役於蠡東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亮女。」（記餘卷十）

後來他的父失散於朱翁，自覺在朱家住不下去了，就逃逃走。恰巧那幾年滿洲兵常常進犯關內——那是崇禎十一年秋天，滿洲兵又大舉入寇，俘人，劫物，奪城，在直隸山東境內足足的鬧了一下，直到

了第二年的春天才退出去。顏元的父親就在次跟隨滿洲兵出的關，
事實上敘述他逃走的經過：

「迨戊寅子月東信迫，乃連夜與元母賭績，以素課上所後，
積其餘市江青布爲新腰襖，梅花網巾，預爲執笠，縫襪於襖。初
六夜，謂元母曰：「昔人有不得於父，自創二刃，不死，鞅鞅
出，披剝爲僧。其後，二子者登第擢顯職，訪求得之，懇還，卒
不許，語封亦不受，曰：「吾旣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
蓋託言訣而元母不悟也。明日，東兵至，遂出，從之去。」（同
上）

從此便一去不返，音耗斷絕。直到康熙二十四年，顏元五十一歲時，
才出關訪知了父親已經去世，認墓奉主歸鄉。

顏元的父親走後，朱翁又另置了一房側室，生下一子，名叫昇，
朱翁有了這個親生子，對待顏元母子就冷淡起。在顏元十二歲上，他
母親王氏，也因不堪受家庭的待遇而改嫁。這以後便只贖下了顏元一
人，一個無父無母的小孩子，過活在一異姓的家庭裏，時時在遭受
家人及其族人的歧視與欺凌！

* * * *

因爲顏元自少至長是在朱家，故受教育也全是在朱家。朱翁雖是
一武夫，對小孩子們讀書却很肯供給。這時朱家環境也還够好，顏元
八歲便入塾讀書了。開蒙的一位塾師名叫吳持明，字洞雲，是一個怪
人，一個鄉學究不好好念文章却喜歡騎馬射箭，講論兵法，還會燕病
算卦，顏元後來的行醫賣卜以至於想學仙，都是受了他的影响。

顏元小時天資很高，只是不怎末愛讀書，整天價看寇氏丹法，學
運氣術。十五歲上朱翁給他娶了妻室，自己因爲正在學仙近不得女
人，便不和太太同牀，後來覺得仙是學不成的，才又同太太修好起

來。又濶了些匪人，遂把自己弄成一個輕薄少年的樣子。雖然如此，他天性原是很純良，自然的具有一種俠義與真誠。他見了斥說魏忠賢奸的書，就幾日幾夜的發恨，恨不得親手去殺掉他。朱翁想用錢爲他運動一個秀才，他絕食以拒，哭說：「寧爲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這樣子的一直到了十九歲，他跟到一位賈先生讀書。賈名珍，字襲什，蠡縣人，才學品行都很好。顏元自從受了這位賈先生之教以後，惡習頓洗，安心用功讀起書來。但不幸在這時朱家遭了一場官司，朱翁逃遁，顏元被拘去坐監。這時他的修養功夫已很好，雖身在縲絏，心思毫不煩亂，文章反而做得更好了。待官司打完出來，就考取了一名秀才。這時他的名字叫邦良，字易直。

朱家經過了這場官司，便窮起。這時朱翁年紀也已老，不能操作，家裏一切用費全要依靠顏元担負，像耕地澆園種種勞苦工作他必須親自去幹。在這時顏元苦極了，一方面做書生；一方面還要做農夫。

* * * *

顏元雖然是一秀才，却討厭八股文，喜歡看通鑑。他見着了七家兵書很喜歡，就開始研究戰術技擊。他的武技到後來居然學得俱是不錯。

二十四歲時，他自己在家裏開了一個家館，招收學生念書。這時他的抱負很大，給自己的書齋起了一個名字叫「思古」，自號思古人。覺得張載對宋神宗說的：「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的話很對，遂參攷了些古書，著了一部「王道論」，主張政治復古，要施行古時候所謂「井田封建學校」等制度。書裡有一篇名「濟時」；是他認爲當前可以先舉行的，分九典五德，九典是：

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

役，辭異端，選師儒。

五德是：

躬勤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

除制藝，重徵舉，便是反對考試制度。他以為考試最好結果只能知道才學，不能知道品德。況且所考的那些詩文制藝，揆諸實際，都無用處。就是考試時那些「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的手續，直是侮辱士人，大有傷於「崇禮義，養廉恥」之道。莫若採用鄉舉里選法，由鄉而縣，由縣而府，由府而朝，經過若干年孜孜推甄，然後授以職位，這樣才能得着品學兼優的真才。

又要行王道非先除異端，即「妄談禍福，侈說神仙」的僧道不可。他把轉愈的「人其人，火其書」的辦法加了加密，作成九法：一絕由，不許異色人入中國。二去依，把妖怪淫詞都毀掉。三安業，今年齡相若的僧道尼都匹配成雙，尼姑若不够，用妓來替代，老的就送入養濟院。四清孽，再有異言惑眾的人殺了他。五防後，凡有窩藏佛老等經卷的殺了，獻出的賞他。六杜源，儒生要多著些闢異的書。七化尤，選資質優秀的僧人叫他接受儒教。八易正，叫他們讀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書。九明法，棄邪歸正了的僧道有孝行或廉義的表彰他，愚頑不悟的責罰他。

這部書後來改名叫「存治編」。

(二)

顏元開的家館裏，有一彭姓學生，他父親號雪翁，好談道學，與當時河北講學大師孫奇逢刁包諸人都有來往。因為他兒子是顏元的學生，他也就同顏元認識了。他送給了顏元幾部道學家的書，顏元看後，這才知道原來八股詩文之外還有「道學」一回事。其中他最喜歡的是陸王學說，把要語手抄了一冊，日夕奉誦效摩。這一來這個自負不凡

的鄉學究，又兼着做了道學家。他自己追述當日的情形：

「二十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為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着求源歌，大盒小盒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真陸王。」（記餘卷六王學質疑跋）

求源歌，大小盒歌，現在都保存下來，抄在這裏，我們看看：

「六經註脚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欽經作鐵，誠敬枯槁勿閒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澆田萬頃均沾足，滌器汚塵如洗厄。小子勿警言太遠！試爲闕塞負一畚。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土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

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個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看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何持盈御枵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而不哭得乃知笑。」（年譜卷上）

又過了兩年，他得讀性理大全，從中曉得了程朱學說，覺得這比陸王又賄實多了，於是拋却「知行合一」改談「主敬存誠」。每日從田裏回來，不管身上是怎樣的醜陋，也要空坐兒來會兒「靜坐」，以後他更規定：「遇事悔缺讀書，勿缺靜坐」。把周敦頤朱熹奉作聖人，自己算是學作聖人。人們譏笑他，他毫不介意。據他自己說是：

「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爲矩矱，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辨，如晉父母。」（記餘卷六王學

質疑歐)

* * * *

在這時，保定一帶最負聲望的程朱派有刁包，祁州人，字非有。顏元因正在做朱子信徒，便和刁很親近，常常向他求教。刁著的書有一部名斯文正統，他見着這書回到家裏就立了一個「道統龕」，正位供奉伏羲周孔，兩傍配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因為自己這時還做醫生，遂又把虞襲添了上去。

這時蠡縣又有一叫王養粹的，字法乾，也是個秀才，思想很奇特。他把帖括一類的文字全給燒毀，把佛像扔在井裏。不論什麼時候，在家或出門，衣帽都要穿戴齊整，不能隨隨便便。因此鄉里中都看他作瘋癲。顏元聽說却很贊佩服的了不得，認為這是念書人的正當行爲，寫了一封信給他，盼望同他作個朋友。後來兩人會着面，氣味很是相投，便合作講起「道學」來。他們定日功，抄家禮，一切禮節儀式都要按照朱子家禮來做。有一次顏元的太太從母家回來，在途中丟掉一隻銀花，心裏煩膩，到家忘了行反面禮，他責備她說：失物是小事，行禮是大事，怎麼能因「失銀花小事」便「遽廢禮？」

這樣一來，顏元真箇做起聖人，讀書時一定要端坐，整日衣冠不去身。每逢朔望的頭一天，必須要施行「齋戒」，就是到田裡去耕地，走路也要敬。一天他騎驢出門，風寒吹面，自己爲避風側跨在驢背上，一會，驀地覺悟說：「豈可因寒斜其身哉」便趕忙又正過來。

他這樣的專心學做聖人，慢慢有了成績了。有一天，他早晨起來，行完了禮，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對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他有一篇柳下坐記，記他做聖人的心得，煞是有趣：

「思古人引僕騾，披綿褐衣，馱麥里左。僕隳；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散來，遂朗吟「雲澹風輕」

之句，不覺心秦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視之，浪葉蔽目，碧綠羅裹寶珠，光耀在隱密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清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不覺空焉洞焉怡焉暢焉，莫可狀喻。孔子曲肱疏水，顏淵箪瓢陋巷，當日不知作何心景，自謂今日或庶幾矣！……惜也，工力尚淺，一念不敬，即一念不仁；一念不仁，即一念不如聖；一念不如聖，即一念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層山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今雖偶爾彷彿之，則僅可謂時至而已矣，何足恃哉？雖然，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一時之心，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心有以異乎？謹天人之動，密克復之功，如天之行健不息，即聖人之純亦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記餘卷二）直到後來，他才發覺這完全是釋家所謂「禪定」「禪悅」的工夫，宋明儒者用它「解心論敬」，以為凡中國的聖人便應該有這樣的心境，有這樣的修養。

三

(一)

顏元三十四歲時，朱熹——他的義祖母病歿。他覺得父親是從早年就逃走了，自己是長孫，自當代「承重」。便負責籌辦起喪事，一切的節目，全按着家禮敬謹執行，先來了個「三日不食」；哭要「必哭盡哀」，哭到最哀慟時，甚至「鼻血與淚俱下」。這樣的過了三天，到了第四天頭上，入殮完畢，他又效倣家禮上所說的「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的辦法，施行吃米。這個辦法是：一過「朝夕」便不許再吃；若「朝夕」過衰至不能吃，就只好餓一頓。一個人不吃飯是不能够常久支持的，不多工夫，就把他餓的幾乎要死。到後來他才查出原來古禮中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之後還有一句「食之無算」，朱熹竟把這句刪掉了。

他又在殯宮外，大門裏，修蓋起「倚廬」，施行「寢苦枕塊」。三個月「晝夜不脫衰絰」。又覺着在齊衰期內不能邊坐，於是「蹠寧臥，坐勿偏」。這麼一來，挨餓再加上受累，他的義祖母是二月十四日死的，到了五月中，不滿百天光景，他自己作踐的已經不成個人樣了，又因在地上睡，受了潮濕，渾身生出許多小瘡，七月裏便病倒。朱家一個老輩見他這種樣子，起了憐憫心，對他說：「你祖母從來沒有生育過，怎會有你的父親？你不是朱家的親孫子，你若儘量的哀憫，作踐死了，是白白的死呀！」他聽了這話，初還懷疑，後來，去問了問他出嫁的母親，才信以為實，這才減去一些哀憫。

這一場喪事的經過，使他親身體驗出來朱熹家禮的種種措置，與人情大相違背。他對它懷疑了，他去考証了考証，原來朱熹把古禮刪了許多，並且刪改的都不怎麼得當。這一來，使他對朱熹的信仰完全給打破，從此他把信仰一變而為研究。他詳細的把朱熹學說研究了一下，結果，發覺出「靜坐讀講」與孔子的學說大不相同；談性指「氣質有惡」，與孔孟說的性善又不大一樣。於是遂恍然大悟，原來程朱口口聲聲道的所承繼所宗奉的孔孟是假託的，是借招牌，他們的學說，別有一個淵源與傳授呢。

在第二年裏，他就寫成了兩部書，一叫存性編一叫存學編，對程朱陽奉陰違的學說詳加剖辨，並舉出「孔孟學術真旨」。他以為孔孟的學術不是靠「靜坐讀講」，是叫人從實際下手去學習：去工作。他把思古齋的名字也換了，叫「習齋」，表示「學習實習」的意思。從此他抱定宗旨，要「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把恢復孔孟學術的大責任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 * * *

原來程朱論性，把性分作兩事：一理，一氣，理，是天命，性理，氣，是氣質，氣質，說理是善的，氣是惡的，顏元以為這完全脫胎於『釋氏六賊』之說，與孔孟性旨大相逕庭。存性編裏首先駁這個：

「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睚眦睛，氣質也，其中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睚眦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睚眦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存性編卷一駁氣質性惡）

這是說性理同氣質是不能分開的一件東西「若無氣質，理來安附？」人若離開形體，根本上便沒有什麼理之可言了。所以我們只應該怎末想法去運用這個善的形體向正軌實踐，不應該認為它有惡來變化它。

他曾用「棉桃」作譬喻說：

「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為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定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存性編卷一棉桃喻性）

性既然是純善無惡的，那麼惡是怎麼來的呢？顏元以為由於「引蔽習染」而來：

「如衣之著塵觸污，……乃外染而成，……只須煩濯滌去其染著之塵污已耳。……不可謂衣本有污。」（同上）

他因因子常用水的清濁譬喻性的善惡，他也用以作譬說。

「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湛深者水之氣質，（指本來的性善）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指習染的惡）……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存性編卷一借水喻性）

程朱是把人的性善同性惡一樣認作是天生來的。說性惡是因偏而成，所以要想法變化它，使歸於「中節」。這就是要行強制法。顏元極不以此說為然。他的意思是：若以性偏便成惡，那就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譬如「人家墻卑，易於招盜，誠有咎也，但責墻曰：汝即盜也，受乎哉？」性惡本是由習染而來，只要能使人「去其所本無」的惡便够了；程朱的性惡說，害處大極，它能使入「憎其所本有」，做出了壞事，還能夠以「氣質自詆」不負責任！

顏元對於發揮本性的善，同避免「引蔽習染」的惡的方法也舉出，說是：

惟在明明德而已。

他指出孔門的「求仁」同孟子的「存心養性」都是要明吾性之善，所以大學上的那句「明明德」以及中庸上的「尊德性」都是要尊要明人性本善的德——仁義禮智。德要一明便「無所不照」便能「得其中正」，然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就決不會再去作惡了。他說：

「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側隱者即側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存性編卷一明明德）

顏元在存性編裏繪了有七個圖（原是九個，經李塿併為七個）發明性善宗旨。證明人之性即天之道，無所謂理氣兩端。天地間沒有「無理之氣」，也沒有「無氣之理」。「天道無地，人性本善」，「人為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

他又用圖解釋孟子的性情才，他說依附在氣質裏的是性，從而發揮出的就是情，發揮出而見於事的就是才，所以：

「非情才無以見性，非氣質無所為情才，即無所為性。是情非他，即性之見也；才非他，即性之能也；氣質非他，即性情才之氣質也，一理而異其名也。」（存性編卷二）

事雖有三，而實際作用却仍是一物。

他解說由仁義禮智中分別發揮出來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等的步驟：

「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同上）

這裏面那會有一些惡意？不過稟賦好的不受外務引誘，故能保持「本善」。稟賦差些的，一入社會，容易沾染惡習便把「本性」遮蔽起看不見了，這時若有人從傍提醒一下，或自己有所覺悟，還能復返性善。至於稟賦太差的，入世之後，習染越來越深，引蔽越來越遠越厚，那就慢慢：

「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情，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偽飾諂媚之性之情，與奸雄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同上）

這樣便沒辦法了，所以一個人作惡事並不是他的天性有惡，是因他成人以後，沾染上了惡，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而不易恢復罷了。

* * * *

顏元又覺得古來教育人的方法，學教治是一致的。後來宋儒只講「學」，不教也不治，這是把古法失掉了。存學編一書便是恢復古代教育方法。他以為古時候教人只是先教人怎麼樣怎麼樣去做，不大愛多談深奧的學理，所以：

「精一之旨惟堯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秘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由道）

關於教學成法，古書裏記載的很明白，就是尚書裏的：

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周禮裡的：

三物：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嫻、任、卹。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所謂學，就是要學習這些事物。古時候就是「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至於那高深玄奧的學理，一時即讀不能領會，也沒甚關係，我們只要先動手去學習，待學習熟了「見理於事」，自然就能明白了。

* * * *

顏元既主張多學多習，對於漢唐宋明以來的多讀多講便極反對，他說：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爾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存學編卷一總論諸儒論學）

他的意思是，只顧講說沒有用處，還是要習行才能有效於實際。他說「道之不與，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他舉出他的經驗：

「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着手算九九數輒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

（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所以他教人「寧爲一端一節之實，毋爲全體大用之虛。」他曾用學醫作譬，說：

「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歧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所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歧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他又用學琴作譬，說：

「以讀經史，訂群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事此物也，謂果琴乎？故

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牘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急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存學編卷五性理評）

他認爲：若一味的講誦，不但不能學習，還妨害學習，因爲：

「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即廢藝學，則其理曾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於六藝事哉？」（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 * * *

朱熹的『窮理居敬格物致知』兩句口號，從表面上看去是挺好的，但他做來却不是那麼一回事。顏元在存學編說朱的窮理居敬是：

「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他覺得這與孔門的窮理居敬不大同，孔門是：

「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婚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同上）

【格物致知】也是要實實在在的去對物才對，他說：「格字當如史

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格」。(記餘卷六閱張氏王學質疑評)「乃犯手捶打之義」格物，謂犯手實做其事。」(言行錄剛峯第七)朱熹的「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會去格物？」(王學質疑評)

朱熹曾譏諷陸九淵，說他的學說是：

「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顏元就着也就說：

「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餓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同上)

他爲什麼這樣不客氣的批評宋儒呢？因爲他覺得宋儒的「談天論性，講學著書」，「上者只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方能揣摩，皆慕富貴利達」。(存學編卷一由道)這樣子的做去，對社會國家毫無利益，慢慢還要養成一種重文輕武風的習，致使：

「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弟子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結果把宋朝弄了個：

「兵比肩庠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積之士。」(存學編卷一由道)北宋人便「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存學編卷二性理評)南宋人便「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同上)

我們若是能造就成千成百的精通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的學者，朝廷大政也能措辦了，險重繁雜的事也有人敢擔任了，政治有政治的人才，軍事有軍事的人才，怎麼還會遭到亡國的恥辱和滅族的危險？所以顏元恨極了宋學，他對宋元明以來的學人發歎道：

「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媿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存學編卷一總論諸儒論學）

（二）

顏元著了存性編，存學編以後，自己覺得這種說法，可算大發見，有積極提倡的必要；只是發愁自己地位太低，說出來不能有多大力量，就想找出一位在思想學術界裏有權威的人來給鼓吹一下，於是就想到了當時在北方講學資格最老，聲望最大的孫奇逢。

孫的名字顏元早就知道。他的早年朋友中如王之徵，王介祺等都是孫的弟子，康熙甲辰（三年）那年，孫奇逢因所著甲申大難錄被舉發，北上對簿，抵容城原籍，顏元便想邀着王法乾同往問學，後來因爲發了水，路不好走，沒有成行。這年康熙九年春季，他託蠡縣一位庠師姓耿的，給孫捎去一信，並附了存性存學二書向他求教。

信裏對於學術和「性旨」都有簡要的敘述：

「某靜中拈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生一副作聖人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體樂，某長尼

民，一如唐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爽也。近世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說場話著種書而已。」

（存學編卷一上徵君孫鍾元書）

他在末了盼望孫奇逢做個孟子，提倡周孔三物之學：

「某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是之，以挽天下之士習，而復孔子之舊。以先生之德望卜之，當易如反掌，則孟子不得專美於前矣。」（同上）

他滿心滿意的指望着這位理學調和派大師，見了他這封信能够「靜眼一辨，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恢復儒運，重整乾坤。那想到這位八十一歲的老前輩接着了這個後生的信，大概是有點不大以為然吧，就連個回信兒也都沒有給他！

* * * *

有一次，顏元在祁州刁包家，聽說州署裡有一姓姜的，他老師名叫陸世儀，江蘇太倉人，所著書裡有教人學習六藝的話，他喜歡極了，以為「得遇知音」，忙着想借這書來看看，借了幾次，那位姜君總沒有肯借給。後來刁包就把南方朋友來的信裏面有提到陸世儀的叫他看。原來陸氏論性也是不分天命氣質，主張一般都是善，這與他的說法不期而合了。從此顏元便認定陸世儀是他一個同志，一個可以合作者。

在康熙壬子年（十一年）春季，顏元的一位朋友彭君要到南方作縣官去，他託他順便給陸世儀帶去一信，另外又把存性編存學編並日記都摘要的抄了一些，附在信裏會。他在信裏縱論漢晉以來學術的分歧與失傳，說：

「自漢晉泛濫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

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為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冒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陸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虫魚，人倫世故舉為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為累礙贅餘矣，哀哉！……趙氏（指宋）選中，紛紛講孔子廟庭者皆修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籟，佛氏以耳目口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存學編卷一上太倉陸亨亭書）他又對陸談到當時非議程朱的危險，與自己的不忍坐視而不顧：「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關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撥溝瀆，與強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惡心害理不其相遠也。」（同上）

這封信帶去以後，也同孫奇逢的信一樣：沒有能獲得一個答覆。

（三）

顏元既認識了周孔「三物」之學，自己便真個躬習實踐起來。先動手學習書射歌舞算法學法。這時有人想聘他去作館師，他怕因教八股文耽誤了他的學功，推辭不就，還作了一首詩表明志向，詩道：

「千秋絕業往追尋，才把功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賤與他人。」（年譜卷上）

這時他用世的心思越發大了，他著過一部書叫作會典大政記，這書現在不傳了，據他自己說，是參酌大明會典編成的，性質像是一部「行政施教大綱」。他對這書很得意，曾作過一首詩，是：

「肩担寶劍倚嵯峨，翹首昂昂向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年譜卷上）

由這首詩便可以看出他的用世的念頭之大與抱負之非凡。

* * * *

顏元當三十一歲時，就已開始規定一年中的常儀常功，並作日記自勘。以後差不多年年都有所增訂。這年，三十七歲，他在常儀裏增加了一個重要項目：「齋戒」，內容是：

「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齋，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齋，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餽餘不祭。」（年譜卷上）

在齋戒的日子，在大門外要懸掛一牌，上面寫「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楮他所，祭畢領教。」

常功方面，他在三十五歲時亦規定了「自力常功」，「日習數，有理去慾」。每天作日記，心在時畫個○圈子，心不在時●畫的，算計算計白的有多少黑的有多少，便知道自己的「心存」功夫怎樣。又多說一句話畫個○號，過了五個○號便畫一×號；忿怒一次畫一○號，過了五個○號，便畫一寒號。

他反對靜坐，他主張習恭，他說：恭，就是論語上的「居處恭」的恭，與靜坐大不相同，這是儒家的整修九容工夫。他也講敬，却與宋人講的不同，他的敬是論語上「執事敬」的敬，凡從事「三事六府，六行六藝」都算是敬。他的意思是要叫人「合內外打成一片」

一方面要心動「履中蹈和」，一方面要身動「躬習實踐」。他尤注重「習禮」，他以為這是一種範圍人的最好的東西，他說：

「時時敬其心，卽孔子所謂齊，習禮於心也；時時提撕警覺，莫令昏蔽，卽孔子所謂明，亦習禮於心也；每日正其衣冠，潔淨整齊，非法服不服，卽孔子所謂盛服，習禮於身也；至目容端，習禮於視也；口容止，聲容靜，習禮於言也；至於手容恭，立容德，習禮於持行也；凡九容曲禮，無非習禮於身也。禮翼斯須不可去者。」（言行錄教及門十四）

後來就有人問他，若行這麼許多的禮豈不成了優人演戲嗎？他答說：

「今日正坐不及優人耳。彼平時演定手足，扮出絲毫不差；學者終日誦讀，臨事一切措措。願以演儀爲可恥乎？且以孔子之聖而與弟子習禮樹下。朝廷之禮，前期旬餘習儀，士猶羞之乎？以習行爲羞，乾坤所以日非也。」（言行錄言卜第四）

所以若遇沒人同他行禮時，他便自己一人也「起習周旋之儀」。

他訂過一個教條，叫學生們遵守，其中分孝父母，敬尊長，主忠信，申別儀，禁邪僻，勤赴學，慎威儀，肅衣冠等等。最有意的是申別儀。別字是指「夫婦有別」，他說：

「夫婦相敬如賓，相戒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齋戒沐浴而後行。」（年譜卷上）

他對「比御」這件事特別重視，他曾對王法乾誇說遇他自己在「甲辰（康熙三年）乙巳（康熙四年）功程頗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年譜卷上）肅衣冠，也是一條重要的，說：

「非力作不可去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同上）

他自己是沒冬歷夏不去衣冠的，有人就問他：夏天這樣不熱嗎？

他回答說：「婦女居室親窻而炎熱不袒，男子奉父母遺體乃不及女子乎？朝臣事君，終日不免冠，在野處士頗譏天命乃禮讓貴人乎？」（言行錄刁過之第十九）他以為衣冠不整齊，便易流於褻瀆，而失掉了人的尊重。所以他說：

「衣冠不是要粧象好看，乃所以敬身，冠以敬吾首，衣以敬吾體也。」（言行錄齊家第三）

* * * *

顏元是一極端反對佛說的人。他無事時從不登廟門，從不向和尚攀交情，見了和尚便勸他趕快還俗。在康熙壬戌（二十一年）年他著了一部勸和尚還俗的書叫做喚醒塗，這書後來改名為存人編。他的意思是作了和尚便不能算人了。和尚再作平民不該叫還俗，應該叫歸人倫。他最恨和尚有兩件事：一是白吃飯，不工作；一是不娶妻生子。他覺得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有事做，都要勤勞；和尚偏偏躲在一旁偷懶白吃，是大不應該。和尚不娶妻，他以為這更是不對，因為這樣辦去，一方面是強制性慾，不盡人情；一方面要斷絕人類毀滅世界，他說：

「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虫蠅蟻亦有陰陽，豈人為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編卷一）

男女婚配在人類生存中是最要緊的一件事，沒有它便一切全沒有。所以他說：

「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之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無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同上）

(四)

顏元因父親在自己小時逃走關東，心裡早懷下尋父志願。後來又曉得了自己是外姓子，便留心訪問原來根底。慢慢訪知了父親原是博野縣北楊村人，姓顏。去到北楊村一看，自己的一位八十歲的親祖母還在，一見之下，悲喜交集，遂想歸宗。無奈，這時因有朱翁的關係還不能遽然就辦，只好待其終年。這時，朱翁對待顏元是壞極了，先是挑唆朱翁趕走他，他聽說了自請搬出去住；後來，有一次，朱翁竟要謀害他，他發覺了跳牆逃走。

他既然知道了自己姓顏，便不願再叫朱邦良，在康熙辛亥(十年)年，他把名字改叫元，因元字同自己的小名園字同聲，是父親在朱家時知道的。不過這時亦因有朱翁關係，還不能公開的使用這個姓名。等到康熙癸丑(十二年)年朱翁去世，他正式辦理了歸宗，把家眷搬到北楊村去住，這才正式公開使用顏元二字。

歸宗的第二年他就打算出關去尋父，偏巧這時正當三藩亂起，滿洲戒嚴，只好從緩。

這時，顏元有一件最聖心最憂愁的事，就是「後嗣問題」，他覺得後嗣不立，自己不能安心的出外去尋父。他原來有過一個兒子叫赴考，六歲夭折。過繼了一朱姓子，在他歸宗那年叫他也歸了宗。前後還買過四個女人，預備做姨太太，偏偏都遇到有毛病，不能生育。初買石姓女時，為媒所欺，女又痴又癩，把錢就退了回來想再另買。媒人把該女領走，又去轉買。他的學生李燦鵠說此事，忙去諫止，說他不應該退錢，恐該女再轉賣，一旦落入歹人之手，這個責任是要他擔負。他聽了這話，汗流被面，忙的謝罪說：

「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德與行罪皆莫道。前擬有子即出，後迫於時晚，以為但見子產即出，後更

不及待，但見有孕即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痴。故眩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過辰至此也！』（年譜卷上）

說完，他立刻就同着李塋到營縣城裏把錢又贖回石姓女，叫他父親領走。這件事情的經過，使李塋大受感動，他佩服了他的改過之勇，從此他也效倣他立日記自勸。後來顏元沒辦法，只好納先所買的田姓女爲側室，終於亦沒生育。四十七歲時，養了一同高祖侄兒，給名叫爾塋，那料他又有隱疾，不能嬪嗣。只得再養一族孫爲孫，給名叫重光。五十九歲上，還置過一房側室，姓姜，也沒能生育。看顏元一生，早年父逃母嫁，中年家人相仇，老年無子無孫，也算是一個苦人了。

* * * *

康熙甲子年（廿三年）夏季，顏元隻身出外尋父，這年他整五十歲，他抱了最大的決心：不得着消息不回頭。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的出遠門。從博野直達滿洲的鐵嶺撫順蓋平，經了兩千多里的路程，嘗盡辛勞。一路之上，他因被孝心所驅使，到處求籤禱告，祈靈神明，他有一篇尋父神應記，記這回事，很有意思，他是甲子年

四月初八日告先詞啓行

初九日路禱關侯祠求籤，得中平，謂曰「高祖遇丁公」。

五月十八日，踰永平東嶺，野有關侯祠，又禱得籤仍如前。

二十日，抵山海關。廿一日祝關侯祠。廿二日祝武寧王廟。

六月十三日過韓英屯（至瀋陽）。十五日禱城隍廟，求籤曰大吉，再求則凶。

七月初一日，禱東嶽廟，求籤大吉，有「行人西北方上去，有人說與事根緣」，及「雲開見日」之語。

八月朔，藉城隍廟，求籤亦曰大吉，語曰「好事將來」。

九月初一日，復禱東獄廟……

他到處粘貼報帖，求人代訪父訊，聽說有一點消息，便趕忙跑去看。有一次，他往蓋平，途中幾次的身陷泥漿，有一次人畜盡陷，不得出，他仰天歎曰：「死此矣！」。他用了這樣的決死誠心，終於在第二年的三月裏得着了頭緒，經過是這樣：在瀋陽南關，住有一婦人，名叫銀孩，她聽說了保定有一朱秀才來尋父，見報帖上所開的年齡，相貌，和她父親頗酷似，就派人邀顏元到她家裏談說，一談完全相符，她的父親正是顏元的父親。原來顏元的父親到了關東，得一旗人的幫助，在瀋陽開設糖房生意，另娶的妻室。等到滿洲得了明朝天下，關內外交通恢復，他父便想回原籍看看，走至中途，買了一劉姓婦作妾，遂又折回瀋陽。銀孩就是這劉姓妾所生。後來他父親還想回原籍，不幸在進山海關的時候，因身上帶有人參，被搜檢出犯了法拘禁起，等到釋放之後，在瀋陽的一些產業，已經淨盡，妻妾也相繼死去，自己膝下孤身一人，在康熙壬子（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便死在了瀋陽的一個廟名叫八王寺裡。

這些情由，都經顏元証實了以後，便同銀孩認成兄妹。在瀋陽立主開弔。擇定在四月朔日，自己親身駕着車，奉載父主回籍。到了家又仍按照禮制，報了憂，成服，辦的喪事。他算是完成了他一生中的一個大願望。

（五）

康熙丁卯（廿六年）年，顏元在祁州開了一座藥舖，目的原是要借行醫物色能担承聖道的人才，結果很是失望「六閱月仍抱膝獨吟，兀坐藥肆」（答陳瑞伯書）第二年就把藥舖搬回博野家裡。

可是，在這個時期中，却因李塈的介紹，得與許三禮通信論學。

許號西山，河南安陽人，做官到副都御史。先是李在學北京教館，認識了許，談學很是投契，許也就借此知道了顏元，得讀他的存性編，存學編。後來許先寫了一封信給顏元，信裏對顏元很恭維，說他是保定人物中楊椒山鹿江村孫夏峰後第一人。又勉力他，要他在學問上能進一步的從事於「庖羲之一畫，唐虞之一中，孔門之一貫」。顏元回信說：

「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秘，第大聖自喻，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僕之駑駘，何敢躡等自誣？但願勉習其散見。」

（記餘卷三答許西山御史書）

許是信天的，他以為天上有主宰。他坐縣令時，在衙署後邊建蓋一座「告天樓」，每早必要焚香對天作報告。他談學主張「一中」，他說「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為一」。「奮文揆武皆吾心性能事」他的意思是：一個人應該文武全習，不應該把孔子認作一個「經學儒生」。後來顏元李塋的思想都很受他的影響。顏元在「習恭」時：

「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年譜卷下）在澄心整容的功夫上要：

「于湛然虛靜之中，懷上帝臨汝之意」（同上）

這都是認識了許三禮以後才有了的。顏元寫過一副對聯是：「虛我觀物；畏天恕人。」這畏天二字便和許三禮的思想有關係。

四

（一）

康熙辛未（三十年）年，顏元五十七歲，他要到南邊去傳道，臨

出門時自勵說：「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年譜卷下）不過他的所謂「南邊」實在不出直魯豫範圍，據他當時計劃是想「自豫繞雍揚轉青徐。」（寄桐鄉錢生曉城）不料出去了八個月，走到山東臨城地帶，忽然聽說家鄉大旱「七月不雨，赤地千里」便赶忙返回了博野。

他這次南游先到的安陽。這時許三禮已故，他到墓上哭奠了一回，又到輝縣祭了祭孫奇逢，便由延津渡黃河去開封府。那時正是五月天氣，自己在開封府城裏擺了個應病帶算卦的桌子，借以閱歷人物。

一日，見一老翁走過，狀貌非凡，顏元便挽他入座，談了談，原來他是孫奇逢的弟子名叫張燦然。兩人談起學，顏元對他詳細的解釋「博讀博講博習」的害處，希望他能從事「六府三物」之學。他聽了這話也覺得很對，從此遂做成朋友。這一來，當地的一般讀書人都知道這個應病算卦先生，原來是一學者，漸漸的便有人來問學。

顏元又到杞縣鄆陵一帶去遊學，在那裏又認識了些人。無奈這些人都因受了很深的宋學勸習，乍聽到顏元的話，都覺得奇怪，格格不入。後來他到上蔡見着張沐，張也是孫奇逢的弟子，思想是趨向陸王的，在當時河南頗負名望，顏元同他談學，他對顏元說：

「修道即在性上修。故為學必先操存，方為有主。」（年譜卷下）

顏元聽了矯正他說：

這是「修性，非修道矣！」修道須要「以六藝教人」。孔子說的學而時習，習便指習六藝，就是所謂「格物」的工作。等到把物格好了格成了，然後才能提到「操存」。你說「為學必先操存」，這豈不把大學的先後次序給紊亂了麼？

他們又討論到考試方法，張說：

「如無私，八股可也。」（年譜卷下）

顏說：

「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同上)

顏元在上蔡住了有一個月工夫，天天和張沐及其門人辯論學術主旨，無奈彼此終不能和。臨別時張沐率弟子送行，顏元向張說：

「承教不便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同上)

後來顏元回到家裏還給過張沐一信，再申寫此意，說，我們若作學問：

「不特學堯舜之精一執中，而並學共和修六府矣；不特學周孔之洗心操存，而並學其三物四教矣，是為真學堯舜周孔者矣，周程朱張何足道哉？」(記餘卷三與上蔡張仲誠書)

* * * *

顏元這一趟南遊，在學術上雖沒有得着什麼傳人，却遇到兩位俠客，這段因緣，也頗有趣。當六月裏他在開封時，偶然在街上閒步，遇到一少年，容姿甚異，彼此遂招呼一下。顏元邀他來寓談談。到晚問他果來了，問了問他的志趣，他回答「願學經濟」。顏元便沽酒來和他對酌，他喝着酒，隨掣出寶劍在院內舞起，一邊舞一邊唱歌，歌道：

「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觀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樽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年譜卷下)

翌晨，這少年送來一張名片告辭，上面寫着「吳名士拜」四字。

後來顏元到商水擊了這張名片去訪一叫李子青的，也是一位俠客，好談經世學問的。彼此一談很投契，李見顏元帶着一把短刀，便問：

「君善此耶？」

顏元遜謝，李遂仗然道：

「君願學之，當先學法，武藝之本也。」

這時二人飲酒正酣，李就在月下脫去長衫，練了幾輪拳叫顏元君，停一會顏元從容的說：

「如此可與君一試！」

兩人遂各尋了一根竹子作刀，比試起來，對走沒有幾個回合，顏元便「擊中其腕」。李大驚，擲竹拜伏在地曰：「技至此乎！第二天便叫他的三個兒子都拜在顏元門下受教。

* * * *

他到河南這一趟，親眼看見的些人，個個都是「講靜說空」的宋學派。他傷心極了，回來對李凌沉痛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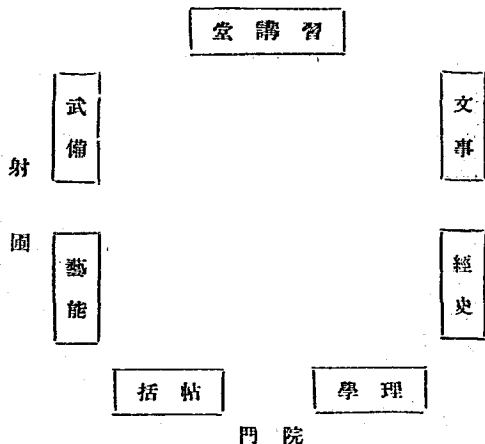
「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年譜卷下）

這以後，他對程朱的攻擊是不能再相讓絲毫的了。

（二）

在康熙年間直隸肥鄉地方組織了一漳南書院，主持人累次的來聘顏元去主教，他總推辭。丙子年（康熙三十五年）的夏天，他應允了，率領着繼孫重光，和門人鍾鏡前往。到了之後，書院正在動工建築。——他這次來，本是抱了無限的願望來的。要想借這書院施行他的「六府三事」的實學，書院的房屋是非要具一種新的規模不可。他同主人商量了商量，把書院的規模規定成這樣一個局勢。



文事是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武備是課「皇帝太公以及孫吳諸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經史是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藝能是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理學是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是課「八股舉業。」設理學帖括的意思，是為暫時「順習應制」。等到將來能「積習正，取士之法復古」時便把它取消。空起的房子改為「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這兩個齋的房子位置坐南向北，正對着習講堂，意思是表示這兩門學課與周孔為敵對，不算正學。六個齋每齋都設齋長，科設科領。院舍落成以後，他給習講堂寫了一付對聯，寫的是：

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

恭體天心學經濟，幹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這副對聯就算是他的辦學主旨與宣言了。

組織既定，他開始傳授他的「三物」實學，一方面對學生「貫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嫻任節之行。」一方面叫學生從事「習禮，

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同上)，他從五月到肥鄉，一直到八月，三個月中，他實驗他的教學方法，自己很是得意，說：「頗願學習樂味！」沒想到他來時已經在鬧漳水，到了這時漳水鬧的越發利害了。把書院全給淹沒，他嘆曰：「天也」，只得辭教旋里。

(三)

顏元自南遊歸來，他看到南邊人「人人禪子，家家虛文」「非罷口敲舌辯開一分宋學，孔道一分不入」(寄桐鄉錢生曉誠)使他對於宋學的抨擊遂毅然決然的加強起來。他是再不能饒恕朱熹的了。在晚年，他有兩部隨便筆記的書，可以代表他的這種態度。一部是四書正誤，一部是朱子語類評。

四書正誤是正朱熹集注的錯誤。內中有些地方却也是發揮他自己對四書的見解。如：

他的學生問他大學上的「致知存格物」一句怎麼講，他道：「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格」。譬如皮帽是為取暖的，但「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是如此取暖」；蘿蔔的味是辛辣的，但「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所以必要「手格其物而後知致。」朱熹注作「窮至事物之理」，(按朱注是：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極，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那麼「窮至不猶然一致字乎？窮至其理，不猶然一知字乎？是解成個致知在致知矣。」這怎麼能講得通？

又問他，中庸上「好學近乎知」怎麼講，他就反問他的學生說：「你心理是不是先有個多讀可以破愚之見？」答說：「是」。他說：「你看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譬如工匠生來未必能那樣巧，因為他常學此藝，便似渠

心聰目明矣。所以好學禮則度數日明；好學樂則神明可通；好學射御書數兵農等則萬事可理。這就是「好學近乎知」的道理。

孟子上的「孔子曰操則存」的操字，他以為錢得洪的講法最對。「操如桴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軍櫓國柄之操，操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朱熹說是「心操」，那是大錯。

他讀到孟子盡心篇，「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他解道：「理者，木中紋理也。其中原有條理，故語云「順條順理」。『不理於口，猶言不順於人口。』（四書正誤卷六）

這些都是顏元對於四書見解和宋儒的根本不同處。

朱子語類評是專門批評朱熹的一書。朱熹叫人多讀書，顏元反對極了這話，他說：

「但入朱門者便服其砒霜。……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問鄉鄰群讀書聲，便歎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歎曰：可惜許多心思！……」（語類評）

朱熹說：「只要熟看熟讀」。他質問說：「試觀堯舜至孔子何嘗有個熟看熟讀？」

朱熹說陸九淵「教人莫要讀書，誤人一生。」顏元以為教人讀書才真是誤人一生。他於是對宋儒下了一個總評說：

朱陸陳（同甫）三子並起一時，皆非堯舜周孔之道之學也。龍川之道行，猶使天下強。象山之學行，雖不免禪宗，還不全靠書本，即無修和習行聖人成法以惠天下，猶省本來才力精神，做得幾分事功，正妙在不以讀書誤人也，朱子更愚，全副力量用在讀書。……較陳學不犯手無殺戮之禍；較陸學不須上智超悟，但工之乎者也，口說筆做，

易於欺人，而天下靡焉從之，但到三十上下耗氣勞心，書房中委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同上）

他認定朱熹的學術是「釋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他說「朱子半日靜坐，是半日達摩也；半日讀書，是半日漢儒也，試問十二個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乎？」（同上）

他為什麼這樣的一味同朱熹作對呢？因為他覺得朱熹的學說害處太大，它能使人亡國亡身。他叫人擱起「三事六府六法六行六藝」而不習，群天下而納於之乎者也之局」整天價「只憂靜坐未能主一無適」。「只憂集注某字未妥，」結果，養成一群書呆子，一事不能做，一旦敵人殺來，就只會哭，就只會死。兩宋的衰弱以至於滅亡，全是被這羣受朱熹的教育養成了的書呆子給耽誤的。他恨極了他們，他發恨的喊出一句：

「宋儒為遼夏金元之功臣。」

（四）

顏元一生，在自身「力學」之外，很注意訪求能繼承他將來傳學的人。在晚年他心目中認為唯一有希望的，是他的弟子李燾，他曾對他說：

「吾與文升（姓張名鵬舉，顏弟子）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言經濟，並語者惟子」（年譜卷下）

「吾所望與此道者，惟足下一人。」（同上）

說來李燾的聰明學力，實在也配得上做顏元的繼承者。他從小就受學顏元，他父親又是顏元生平父事之一。他們的關係是很深入很密切的。最好的，李燾的性情又比他老師活動些，一生足跡很遠，交遊也廣，顏元一派的學問的樹立與推廣，實在全賴了他的努力。康熙己卯（三十八年）那年他由浙江問樂毛奇齡回來，翌年秋，進京會試，

在京裏認識了許多有名的學者，像萬斯同，胡渭，王源，梁份等，都同他成了好友，對他的思想學術都很敬服。其中王源和他談學尤爽，後來王源竟要拜顏元作老師，想同李塉共同坦負責倡導「孔周正學」的責任。一夜，李塉與他同榻，睡到半夜，他把李塉喚醒，對他說：

【吾自少聞道學，不權；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自謂必傳於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恕谷年譜卷三）

又過了三年到康熙癸未（四十二年）年，這位五十六歲的老名士，毅然跟了李塉去到博野北楊村向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的鄉學究執從學做了弟子。

顏元對這位大名士的來拜門，非常喜歡，對他說：

【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剛主言，為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於周孔之道者寧有耽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年譜卷下）

顏元因他好談兵，便和他討論了些兵陣上的事，他問刀法也告訴了他，從此王源便一心踏地的服膺了顏元的實踐實用之學。

王源在以前本是一目空一切放蕩不羈的狂士。自從師事顏元之後，一洗舊習，終日衣冠整肅，待人態度也較前和藹了。他對他的朋友說：「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方苞李剛主墓誌銘）

王源的受業顏元，雖然很晚，但正以他這樣晚的年齡，這樣大的名望，肯去向一聞然自修的鄉學究去啣頭作弟子，給了當日的學術界一個大大的驚訝！這在顏元學術的傳播上助力是極大的。

* * * *

翌年，康熙甲申（四十三年）八月裏，顏元忽然有病，病到九月初二日，遂歿。年七十歲。歿的那天早晨還勉力弟子們說：

【天下事尚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



二十五日真於北平。

